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二五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三

鴻猷錄卷七

高岱

封國燕京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庚戌四月

太祖詔封諸皇子 成祖封燕王國燕京即今京師

舊為北平布政使司城池宮殿仍元舊惟易瓦色十

一年十一月定諸王宮城制式 太祖曰除燕王宮

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為式二十三年庚

午 文皇帝既之國 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

勅秦王率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殘虜秦王晉
王師久不出 文皇帝率傅友德等出沙漠至迤都
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秦王上言 文皇帝不遵節
制 文皇帝亦上書自列 太祖廉知其情獎慰之
仍降勅諭戒秦王二十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薨皇
太孫生而頭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
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
命 文皇帝語乃佳 太祖大喜嘗有意易儲羣臣
多諫沮之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
乃止二十八年乙亥九月北平永清衛龍門產嘉禾

異穎同穗其三幹合爲一仍三穗者二三幹合爲一
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時 文皇帝在燕藩遣使來
進羣臣表賀 太祖大喜爲詩一章賜之首言創業
之艱難天命之不易與除暴禁亂之勤撫民治兵之
畧中言天賜豐年之屢史書垂戒之嚴明堂禋薦之
重未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
惠其與民同樂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諸王封國時
太祖多擇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
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子大王
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於 太

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邸薦鄴人袁拱相術 文
皇帝使召之至今使者與飲于酒肆 文皇帝服衛
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
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 文皇帝陽不省
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許扣之珙稽
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
如圓壁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
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若洪鐘足底龜文有二黑
子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
乃陽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八邸三十一

年戊寅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卽

皇帝位哀詔至諸王入臨會葬 文皇帝至自燕以
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置不問

論曰我 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 文皇帝之必嗣

大統又豈不知建文君之牽於文義非可以紹新造
之邦邪觀建文詠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
大怒其喜怒豈徒在文字間蓋亦占知其不終矣所
以欲易儲而不果蓋亦有甚難處者于其間何也創
業之主其所爲卽後世之所程法况繼體垂統大事
邪祖訓著有定制豈容所行之不符也蓋欲易儲者

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定萬代之法是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況有秦晉二王在尤難處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言

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扁鑰甚密戒曰臨難乃啓及建文君出奔啓之則僧楊應能度牒及披荆具耳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爲是說者必當時有見于 高廟之微意也至於 文皇帝之聖文神武卓然帝王之資天命兆於嘉禾人事占於相術天之所興孰能禦之况大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優柔之過而隳壞成功其何

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今日之紀綱振舉而
夷虜懾服者則文皇帝之繼述與太祖之開創
當並稱哉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旣卽位詔改明年
爲建文元年時兵部尙書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
學擢太常卿遵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爲侍讀學
士又擢練子寧右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
欲強宗藩以鎮安天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重兵遣
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知乃發建文君立諸王皆

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之喪 成祖入臨以
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不問戶部侍郎卓敬
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湘代岷諸王頗
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建文君患之謀諸秦等秦與
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
事屬秦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
之言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密子澄退與齊秦謀之
秦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
燕預備久卒難畜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卽燕可畜矣
乃命李景隆以兵至河南迫執周王及其世子宮眷

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
問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
多寘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不可不亟圖之
復召齊奉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計將安出
秦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爲名遣將成開平
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建文君
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
爲都指揮使察燕邸動靜圖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
建文君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導之魏國公徐輝
祖成祖文皇后同產兄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

密告之大見信用二年巳知正月 成祖遣長史葛誠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所爲建文君密問燕邸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 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督耿欒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叅議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爲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爲之備三月建文君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邸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命都督徐覲練兵于臨清都督耿

璣練兵于山海關密勅張昺謝貴使嚴爲之備四月
高皇帝小祥 成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或曰
不宜偕往 成祖曰今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
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得先爲備不若遣還
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
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
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第增壽
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入輝
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
京 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

我也且具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
削其護衛又以湘王栢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
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
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奴輩手求
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歿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
京廢爲庶人拘係之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
告燕邸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係至京皆戮之有
詔諂讓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
語多妄亂或卧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等入問疾
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昺等皆歎息葛誠密語

曷非真疾也曩 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在
密有推戴意 成祖初命之上廣孝以三錢授 成
祖密祝之始擲一錢於案卽視 成祖曰殿下欲爲
帝乎 成祖斥之曰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
所在又薦術士袁珙珙相 成祖法當爲天子曰俟
鬚及臍卽正大位 成祖日夕視其鬚及臍矣召示
之昂首謂曰吾鬚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矣殿下何
仰首邪仰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耳時
有顯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謔誕語多不倫
然事或奇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

隱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
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成祖曰城西
其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成祖怪
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成祖葬矣
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
人墓是已先是成祖聞諸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
自焚成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
忌益深諸將以兵屯近地者日見迫桡成祖憂懼
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
訊之庸具言成祖將舉兵狀齊秦等卽發符遣使

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畜燕使密約燕府長
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
憂甚不敢言毋疑問之信以告毋驚曰不可吾故聞
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歿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
決亡何有勅使趣之 信艷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
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 成祖
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佯
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

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
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
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色不懌曰
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
即見 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
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
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
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
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將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

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師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

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爲也

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

人召貴曷不來復遣逮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徃乃
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曷入成祖曳杖
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
嘗之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訶責貴曷等
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
曰吾何病第爲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謝
貴張曷并執葛誠盧震等皆斬之貴曷諸從人在外
者尚未知見貴曷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
士聞貴曷已被執亦潰散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
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
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
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定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
日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
帥玄帝像也 成祖卽披髮仗劍應之

論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哉方齊黃建削奪策齊泰
欲先燕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
也黃子澄明知 成祖難畜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
之列國而機事久泄情態盡見使 成祖得練兵蓄

威從容爲備及世子兄弟俱入朝在 成祖未有必
歸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心而使三子同蹈不測之
險此其爲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歸國夫欲
制之於千里之外而顧縱之於閨闈之中雖至愚者
不爲也此豈非有鬼神佑騫其間而天將啓帝王萬
世之業乎故人謀之踈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我
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
可逃而人事之值亦誠有不容不然者否則不爲周
之遷則爲齊之執矣齊黃縱患諸藩疆盛而欲爲其
中國謀亦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

損抑之則可乃未及改元諸王槩以得罪親親之典
未聞一惇其日所講求者無非戕賊骨肉之計於古
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我太祖之靈豈樂此乎
使四海聞之曲直有在此張信所以憤其太甚而不
平也雖然夷齊之諫不病於周武吊伐之聖何憾于
殷頑然則齊黃輩可不謂之忠乎我成祖亦曰彼
食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練子寧在吾當用之
則聖心釋然可知已又可以踈間故而沒之哉

轉戰山東

已知洪武三十二年卽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成祖靖難師起以誅齊泰黃子澄誓師去建文紀年
仍稱洪武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
擢吏李友直爲布政司叅議拜卒金忠爲燕紀善下
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姦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姦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
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姦臣不共戴天
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有顯戮罪
人旣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
於是叅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
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

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爲後患時都指揮
馬宣嚴兵守薊州 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
諭之不下宣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
送至井平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
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
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帥衆拒擒斬之餘不戮一
人玉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密雲諸衛縣皆望風
來附 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進曰楊松潘忠
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 成祖然之遂親率兵命
玉爲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 成祖舉兵報遣

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 成祖南徇乃率衆三十萬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覲駐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 成祖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成祖躬擐甲胃帥師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歿焉潘忠自莫州來援 成祖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師所嚮衆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定 成祖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炳文

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夾擊
橫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
將軍都督竇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
安陸侯吳傑兵 成祖謂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
非汝與吾合意不及此朱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滹沱
河炳文衆尙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敵
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炳文死之 成祖賜
書褒獎玉能部卒薛祿以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
東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真定悉兵攻永平永平遣
人告急又諜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 成

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備
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徹矣乃馳援永平高等望風
棄輜重遁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敗外遣
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黃湜爲指畫軍事景隆依違
顧望駐師河間不進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
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
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
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
亭關守備甚嚴 成祖曰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
破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攻自辰至午城破指

揮朱鑑歿之執都指揮房寬撫定城中遂以寧王歸
分遣薛祿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亡何李景隆
兵至圍城時有都督瞿能力戰勢甚銳景隆忌沮之
不令速進北平城中得爲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
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奚契丹兵南至鄭村塢上
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
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 成
祖居寧王於北平諸將服 成祖謀筭如神 成祖
曰偶中耳諸君所言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
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居庸關謀攻北平 成祖

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居庸關天險北平襟
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瑱等欲來攻吾城莫
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遂令部將
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宋忠 成祖曰
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
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爲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
所論也宋忠輕躁寡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
千捲甲倍道進獲諜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
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 成祖乃命各家人張
所舊用旗幟爲先鋒懷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子

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忠倉卒列陣 成祖
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懷來城 成祖率衆乘之
入遂執忠并擒俞瑱斬首數千級餘衆悉降兵勢大
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 成祖曰
李九江集衆德州欲候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救
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不來援苦寒之
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
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
同守臣往告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帥師出紫荆關
援大同 成祖乃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

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又遣中使賞斧鉞旌麾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中人知其不祥乃復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成祖率諸將進駐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憊退縮平安復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况將帥不專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上之戰兵非

不多逐之卽敗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甲兵糧餉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礪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殺爲戒耳張玉請往先駐白溝以逸待勞 成祖從之命率兵先往旣至三日景隆兵乃至 成祖駐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坐待旦忽見兵刃火光如毬擊錚錚作聲弓絃皆鳴 成祖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朱能爲前鋒巳未日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瞿能等合兵六十萬號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瞿能奮

勇衝之所向披靡殺傷北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何清被執日已暝兩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瞿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寬接戰平安分兵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玉見寬敗有懼色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敵兵雖衆日中保爲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諸軍並進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成祖馬三被創

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
折不可用乃稍却馬阻于隄幾爲瞿能所及平安運
槩驍捷所向無敢禦者斬北平將陳亨于陣徐忠亦
被創斫而指未斷自斷擲之裂衣裹創復戰高煦見
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 成祖合 成祖方爲瞿能
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帥將俞通淵陸涼滕聚復
引衆赴之 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勢益奮會大
風起南師陣少動 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
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瞿能父子于陣朱能亦敗平
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

朝服躍馬溯河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
棄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
人張玉帥師追至鏘山月樣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
隆單騎走德州其降眾 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
皆解體願降魏國公徐輝祖為殿獨全軍還 成祖
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山東叅政鐵鉉方督餉
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諸城邑皆望風潰鉉乃
與叅贊軍務高魏酌酒同盟以然自誓收集潰亡召
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成祖遂
入德州撫吏民籍府庫獲糧百餘萬斛軍餉益饒屬

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
柱歿 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尙十餘萬
出禦倉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成祖以兵圍其城鉄鉉督衆悉力悍禦建文君召
李景隆還以盛庸爲征虜大將軍陳暉副之禦北師
宥景隆罪不治黃子澄慟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
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都御史練子寧亦執景
隆于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
負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君以方孝孺
議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勲增損洪武禮制又改諸殿

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 成祖師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寧 成祖賢之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 成祖圍濟南已三月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佯開門納師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懸門發 成祖幾爲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井兵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井平以畜後舉 成祖從之師

還鉄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文君
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
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屯滄州成祖旣還師
北平十月間盛庸兵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師
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
玉朱能請間曰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况遼地寒
早士卒不堪此行何意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
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
相犄角爲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脩築
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隤圯日久天

寒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
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
不備耳玉與能叩頭稱善徐凱諜知北兵征遼東果
不爲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 成祖師至天津
語諸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磚梁龜坡等處無
水彼必不爲備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啓程
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
凱猶不知督衆築城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
股慄不能甲 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由東
北隅肉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斷其歸路生擒凱等

斬者萬餘級餘眾悉降偏將譚淵坑殺之送凱至北
平十二月盛庸移師駐東昌成祖師次臨清進攻
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
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成祖謂諸將曰
彼旣以乏糧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
北師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
安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北兵却徃徃有棄甲
降者庸乃縱兵圍成祖數匝成祖自衝擊不得
出朱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庸等撤西南兵徃禦
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成戰翼成祖出張玉不知

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歿於陣庸軍乘勝擒斬
萬餘人非兵大敗是役也 成祖數危甚以建文君
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
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 成祖
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
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
擊退庸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 成
祖知張玉敗歿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爲意
第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
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

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
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河間王
辛巳正月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
敗皆免冠謝成祖曰爾等寇此非爾失失在予予
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弛遂
至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致驕縱
此豈子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初成
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目耳及自東昌
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昌爲文從兩日此後全勝矣
二月成祖命僧脩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

曰奸臣橫加毒害我耳爾等憫我無辜力戰爲我而
死念及令人痛切于心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
福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陣
亡將士家父兄弟子弟見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孰
不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誓竭力奮報且
爲死而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
募勇敢以奮進取

論曰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
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
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

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
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逸而能勞之也及
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怠其軍心所謂攻其所
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筭分合遲速動合古兵法
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高帝以下所不
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勵衆褒死錄功使肝腦塗地
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耻此皆高世之
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雖
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鉞
鉉皆可以當元戎之任總非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

委一景隆暨其敗也又不加誅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縮雖有平安瞿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誤甚邪太抵天有所興必有所誤故曰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將盛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安等駐師真定成祖自東昌還師北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敢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

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
役不遵號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
捐生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退衄故爾輩得殲之此
懼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百故能出萬死
全一生此捐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毋率畧
毋異懷庶幾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 成祖乃與
諸將議所向諸將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
難今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爲犄角如
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
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

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介
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成祖
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
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三月
師次滹沱河遣游騎哨定州真定多爲疑兵諜之謀
報盛庸軍夾河爲營成祖乃帥師進距敵營四十
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罷弱在後
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
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驍出敵背擊之使前奔
行數里力乏中軍俟其旣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必

大潰慎勿逆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殛闖矣明日
與盛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覘庸陣庸遣騎追皆射
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
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鉄釘擲之連貫其盾盾連不
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衆棄盾走騎兵入擣其中
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歿于陣朱能張輔等率衆並
進 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朱能等合
勢擒斬甚衆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迫暮各斂軍
還營 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
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

敵營從容去敵衆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
成祖預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逆擊太早故爲所
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旣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
擊之若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成闕淵不從吾
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爲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
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之兩陣相
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乃交兵成
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往來衝之自
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
擊面人咫尺不相見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右

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
餘萬級追至滹沱河踐溺成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
遣之盛庸單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塵土滿面
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
先突陣見一卒爲敵困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
成吳傑等初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
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 成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
嬰城固守爲上策已出兵復歸避我爲中策若來求
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
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擁十萬

衆其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間之今久不出將有
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
獨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
來吾軍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卽集衆嚴師待之彼將
落我彀中矣卽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又遣間入
真定誘之吳傑等果以兵來閏三月諜報傑等軍滹
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
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來戰患敵不出百
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邪緩則彼退守真定城
堅糧足吾坐受其敝矣乃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

兵由上流並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
循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成祖恐敵遁去親
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
以待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
攻其一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親
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
入敵陣馬蹶爲敵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督戰
益力成祖親率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敵後突
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蝟平安以陣中縛樓高
數丈登以望成祖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下墜

而走幾被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等軍潰 成祖
麾兵四面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
擒其驍將鄧戩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
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比平諭世子藏之貽
子孫令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遂渡滹沱河徇順德廣
平大名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
慰撫之至大名獲敵謀者言朝廷已竄逐齊泰黃子
澄 成祖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
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姦臣已黜所調兵
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于朝大率

言齊黃剪削宗藩加以大惡欲寘於地雖屢號訴畧
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剝
臣不敢爲喜每用傷悼比聞齊秦黃子澄皆已竄逐
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卽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
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
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姦臣雖出而其計實
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釋兵惟
陛下斷而行之無終爲憮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
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息之此奏之來
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

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
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婉其辭孝孺曰曰婉則示
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嵒賫詔至師成祖讀之見
詔語四慢語嵒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姦臣挾詐
欺我也又問嵒濱行上何言嵒曰上言殿下且釋甲
謁孝陵暮卽旋師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
三尺童子猶不可給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給此
曹可盡給乎嵒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嵒爲奸臣
來游說誤我請先斬之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嵒
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嵒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

視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崑崙左右慰諭數日厚
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
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爲藩
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權奸
讒搆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蒙罷
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
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此權奸數人
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
命之臣此言出于中誠天地神明鑒臨在上不敢欺
也崑崙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

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
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崑入見建文君亦
備述前意建文君語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
黃誤我矣孝孺曰崑受燕賄故爲之說遂罷五月
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
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許罷兵
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反覆數百言建文君
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曰此
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
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和兵一罷散難可復聚

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今武勝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塊然爲所擒哉彼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今調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來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饑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冀其從諸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插柳枝於背爲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虐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

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爲熱
魚鱉皆浮成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
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誘擊
之宇衆大敗斬首萬餘遠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
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
梗餉道且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禮率兵
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虛禱非平乃
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間
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諜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晝
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

汝急趨入北平彼若來侵會守城兵擊之江至北平
平安果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擊敗之
斬首數千級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成庸等南
征皆無功徐沛糧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
今當別爲一策聞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
高煦狡譎忌之每讒於父今以計聞之燕王疑世子
必還北平卽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振乃
可圖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
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邸久故知之孝孺
遂爲書貽世子令背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衣

衛千戶張安賁詣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
并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儼者素姦險附高煦比建文
君書至北平則先使人報 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
世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贊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
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 成祖覽其書歎曰甚
矣姦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離間况君臣乎盛庸等
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畧保定諸縣
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爲持久計
窺北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
定失卽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

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命
孟善鎮保定諜報真定敵將吳傑等遣將韋諒以兵
萬餘轉餉赴房昭軍 成祖曰昭據西水寨寨內薪
水不乏所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卽得固守未易
拔也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
圍定州 成祖謂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
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
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
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
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思

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我眉山下令
 勇士卷旆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
 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灰者尤衆獲其將
 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脫走遂破西水
 寨還師北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為文祭從征陣
 亡將士及南師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遼東守將楊
 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縱恣
 多殺戮百姓苦之 成祖遣劉江率眾趨永平命江
 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師北

平旣出則以夜卷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敵聞爾還
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其言果敗
遼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七十
餘人至是 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
以舉兵故雄等頓首涕泣去 成祖旣西破大同東
却遼東兵乃誓師厲衆爲復出之計焉

論曰盛庸吳傑等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
回 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擾保定易州

成祖卽下令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策也觀我 成
祖命劉江還鎮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怕

恐南師乘間以擣根本之虛諸將爲此策亦有見也
特其失先後之權而不中事機之會耳方 成祖與
庸等相持勝負未決之日若使房昭出紫荆楊文出
山海以擣非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
不得還救根本豈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屢已摧
敗而遼東大同之舉又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始
出及我 成祖之還也真定之將不以大眾連兵而
徒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罔聞知 成祖乃得以
從容破敵撫定根本是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
不臧乎大抵師行貴將帥和吾聞諸將多不同心甚

至相忌其成功者故盛庸戰而吳傑之兵不會真定
敗而德州之衆不援甲可乙否此前彼却故機宜屢
失而敗亡之相踵也雖然我 成祖笑無遺策料敵
如神如夾河之戰料盛庸吳傑之不能相救盛庸既
敗料吳傑平安之必來求戰遣李遠之往邀餉道遣
劉江之還保北平圍水西而測真定之來援抹永平
而誘楊文之復至此皆百發百中深合孫吳之妙用
也至于上書自明猶秉臣節釋遣俘獲大慰人心豈
非順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四

鴻猷錄卷八

高岱

長驅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
者在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予出師爲誅姦惡
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
曹慎勿有所侵害苟違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駐師蠡
縣復移營沙河召李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
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以輕騎八百往哨遇有兵

擊之壬午正月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盛庸所遣將
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鋒乘水渡滹沱河半渡遠進
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歛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
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
擊之敵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僅以身
免捷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
萬人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令具所部將士功
以聞又遣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
敗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
以師由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

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宜乘一成祖曰人與馬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爲吾盡力而傷乃棄不恤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感泣乃進攻東阿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詹璟薛鵬等 成祖下令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子之道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令侵及一草一木者誅不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爲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因賦詩書公署壁間以見志夜二

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以城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經歿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歿之胡先還收顏環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既破師遂向徐淮游兵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引譬慷慨不屈乃舍之省步入學宮召諸生相與慟哭以頭觸柱而歿二月 成祖因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卽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歿轉餉卒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 成祖曰

欵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
成祖兩出師皆以諸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
是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成祖勿攻城垣徑擣
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爲也成祖從之時師
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成祖欲驅兵南進諸將曰
士卒多出取糧今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襲
奈何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
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
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
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憤怒開門以

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旣渡河砲舉伏發成祖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將至閔子鄉遣使祭徐王墳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予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有所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三月師趨宿州成祖謂諸將曰敵綴我後當備之乃畱都指揮金銘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列隊徐行彼疑爾爲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龔英

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卽舉砲敵疑
有伏猶豫未決之頃爾師可渡矣銘往來遇敵兵萬
餘徐行臨河敵衆來追與英連舉砲敵卽斂退銘遂
得渡河與成祖會宿州乃進師蒙城渦河等處謀
報平安領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
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
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
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
見舉炬火多必驚潰矣按兵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糧
盡請班師俟後舉成祖不從曰彼遠來銳意求戰

宵委之而去邪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
之至則有必擒之勢時迫暮令胡騎指揮欵台以數
騎往哨夜四鼓欵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旦必至
成祖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
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寘囊中如束帛
狀載馬上敵來追擲于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果與
平安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擲囊草餌之敵眾以爲棄
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眾還走 成
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 成祖以數十
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

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至是力戰持稍直犯
成祖相距十步許 成祖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
蹶遂生擒火耳灰者其步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
耳灰者被擒持稍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
數騎走 成祖率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驍將林
帖木兒等餘降者皆縱遣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
自今不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失此機會罪安逃乎
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言第言之勿懲此
而遂隱默安危所繫與卿等同之也是日釋火耳灰
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爲言不聽 成祖遂以師向臨

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爲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其餉舟甚衆清還敵衆圍之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翼之斬殺敵數十百人敵衆披靡敵欲南遁成祖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守淮兵數千人四月成祖令陳文爲橋渡師南師至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文敗沒南師奪橋布陣河北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于是南師

軍橋南 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乏糧 成
祖留兵守橋率衆乘夜東行三十里潛渡河繞出敵
後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畧相
當明日敵遁去 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爲
營塹以自固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乏糧餉又戰小
却多請班師或欲擇地休兵俟麥熟觀釁而動 成
祖不從時惟朱能曰用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
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興自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
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爲宗社計整兵前進耳
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衆論猶欲還渡河 成

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諸將乃不敢言諜報南師糧運將至 成祖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鏖戰引漸近卽馳來報南師欲移營就糧 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萬護之爲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 成祖遣萬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卽出擊乃親率衆往逆敵悉衆來戰 成祖以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爲二敵

大敗棄糧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盡獲其糧何復以兵來援所遣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奮擊

成祖亦還兵蹂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筭何復還走其營塞壘門固守 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糧乏氣大索果下令期旦日聞砲舉拔營去就糧于淮明日 成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砲舉當拔營遂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填壕塹皆滿 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監軍文臣暨宦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無筭悉縱遣之諸將不敢

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等還北平五月師至泗州
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成祖謁 祖陵泣曰橫罹權
姦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
終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
之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艦淮南岸 成祖命
諸將艤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大懼嚴
陣以待 成祖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
行二十里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
福等突陣奮擊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
騎其下腋之登舟單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岸盡獲其

戰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
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以師趨滁和集舟渡江
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
陽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得此途可渡江
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下
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
下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
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下旣得
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
常州遂舉蘓松以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

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必有內變于此時索取
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然後謁 孝陵朝 天
子敷寫衷曲以白此心而復 皇考之舊章拔諸王
于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與卿等還守舊藩足矣諸
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
王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議舉城降其御史王
彬別將崇剛等知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玉至
禮宗族及千戶徐政等聚衆出禮于獄遂開門降王
禮縛王彬崇剛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
庸率兵前諭下高郵通泰諸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

高郵適刑部尚書侯泰先運糧至淮安兵敗還京至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脩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知事已去乃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自縊歿高郵守將王傑等以城降 成祖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爲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建文君下罪已詔遣使四出徵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文君問計所出對曰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軍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建文君從之乃遣慶成郡主詣 成祖言

割地事郡王 成祖從姊也 成祖見郡王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兄弟頻見戕害人之忍心有如

此乎一入讒臣之言如膠漆不可解至親雖傾肝鬲

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言已復哭郡王亦泣

下不能止 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郡王言周王召

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 成祖益悲不自勝郡王徐

申割地之議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不能

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姦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

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

姦臣之後謁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

之罪卽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
緩我俟遠方兵耳我豈爲所欺哉郡主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曰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
意幸不終爲姦臣所惑耳更爲我語諸弟妹吾幾不
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
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柰何孝孺曰長江可
當百萬兵江北舡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哉六
月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于瓜洲朝廷大臣多
遣使來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
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予與若等不

得已爲救禍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
半九十若等勉之吾至此姦臣已亡魂魄然困獸猶
鬪不可不慮京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
部伍但持兵來拒者殺無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今
軍民皆皇考赤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
率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
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
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成祖麾諸將鼓
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潰追奔數十里
斬首數十萬級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

徑薄京城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
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
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
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衆來降 成祖駐師龍潭
望鍾山愴然下淚曰予往渡江卽得入見吾親比爲
姦臣所禍不渡此江數年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
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泣下建文君聞江上
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據徘徊殿庭之間召方孝孺
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
此賊也群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卽殿前毆景隆幾死

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民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擬其能久駐乎建文君從之盡役軍民商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籍民憚於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脩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中仍申割地之議觀其虛實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建文君然其計乃遣李景隆與尚書如瑄都督王佐

詣龍潭入見。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厚。景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一語。」成祖曰：「公等有所欲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為請。成祖曰：「公等欲為說客邪？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混一天下，為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說，何所自出？此又姦臣之計也。吾今來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皎月，不敢欺也。景隆等歸具陳。

其說且言必欲得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再如師言
罪人已竄逐于外侯執至來獻景隆等趨趨建文君
令諸王與偕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
諸王俱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
當否如何果主上意抑姦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
洞見矣諸弟來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姦
臣耳不知其他遂賜宴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齊泰
黃子澄等皆假竄逐出募兵不任事乃罵曰事自汝
輩今乃皆棄我去邪 成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
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擾違者功高必斬是月已

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成祖至卽開
門出迎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將士入
城民按堵秋毫無犯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
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
惶懼旣知爲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
成祖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
弟賴大兄救我今日眞再生也言訖哭不止成祖
諭止之與周王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成祖具
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
廷文武群臣俱來詣成祖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

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
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
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
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
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
爲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于廣西守臣送
之入京云成祖望見宮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
則無及時內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歿火中
中使得后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成祖成祖哭
曰果若是癡邪吾來欲翼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

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脩解縉金幼孜等皆相
約歿難至是惟是脩詣學宮自縊歿他皆渝盟戶部
尚書張統自經歿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
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州約知
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
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 成祖在師中諸臣
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持
亡國斬衰服哭學宮執之來 成祖曰我以周公輔
成王而來今成王歿當如何孝孺曰殿下旣以周公
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歿有成王之子在 成祖詰問

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
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
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履
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塋議遣使詔告
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論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爲次第固
自不同 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
不可強而帝也當時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
手故先芟刈群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北逐
元君如摧枯拉朽然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太祖之嫡子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成敗爲向背耳若復攻城畧地廣土衆民必待四方之服而後徐議根本之計則稽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搯吭之兵也蓋其所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畜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有不服者哉此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建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謀事不當故耳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馭得其柄今帷幄之策惟務兵多而不先於擇將折衝

之寄各求僥倖而不先於合謀蓋盛庸受推轂之任而元非禦侮之才平安有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闡之任則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於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於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而其爲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之畧哉至若齊黃身歿大難之端而卒逝其難罪浮臯錯矣惟方孝孺委身殉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景隆爲文武全才致僨國事及河北已失大事已去猶循循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殿廷名迂亦甚

矣豈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

入正大統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既出走衆謂焚死 成祖

命有司發喪治葬駐師龍江諸王及文武羣臣請

成祖卽大位 成祖曰予始邁于難不得已以兵救

衿誓除姦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勲不意少主不亮

予心自絕于天今續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

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羣臣皆頓首固請曰天生

聖人爲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

者 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况殿下 太

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
世之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讓
孤天下望成祖不許丁知諸將上表勸進成祖
曰吾與爾等初舉義面免禍難耳敢冀富貴邪不聽
戊辰諸王暨文武群臣連上表勸進成祖猶不允
曰昔元祚衰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
我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鴻業
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意棄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克
謀屠剪諸王將危社稷予時以病故志耗力疲冀高
枕以終餘年一旦以兵見圍令人震懼不知所措國

中羣臣咸謂皇考創業艱難陵土未乾諸王次第
被罪吾輩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徬徨惴懼顧望
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復見逼形迫勢危故不獲已艱
辛百戰幸出一生於萬死以畜清姦惡匡少主吾之
本心如此而已少主不亮自絕于天諸王群臣交詞
勸進夫天位至重吾豈虛爲謙讓誠念皇考創業
之艱欲推擇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立之主上得
人天下之福予雖北面永無憾矣諸王群臣頓首固
請曰殿下德爲聖人位居嫡長當承洪業以安四海
天命有在孰得而辭望殿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

有所依不宜狗匹夫之謙以孤天下之望成祖猶固辭已已諸王群臣請不已成祖乃駕出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邪先謁孝陵邪成祖大感悟遂謁孝陵畢歔歔感愴悲不能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群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成祖登輦軍民父老萬衆夾道歡呼稱萬歲成祖曰諸王群臣旣以爲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群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卽皇帝位諸王文武群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文年號猶稱洪武三十

五年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復周王橚齊王榑各封爵
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
復舊制復諸殿門舊名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
興張得李諒蓋諒等制皇帝親親之寶陞燕山諸護
衛爲金吾羽林等衛俱親軍指揮使司追封故都督
徐增壽爲武陽侯增壽徐達第三子靖難師起增壽
居中效忠勤特至嘗事洩建文君閉之內及 上至
金川門建文君將焚宮左右摔增壽至殺之 上特
加悼故追封後復加推誠守正武臣進封定國公子
孫世襲陞丘福朱能鄭亨徐忠張輔陳圭孟蓋李彬

王忠火真陳賢李遠郭亮房寬徐理唐雲陳旭劉才
俱都督同知僉事等官贈張玉譚淵等官爵甲戌
上下令戒諭群臣丁丑執齊泰黃子澄至并執方孝
孺至闕下 上數其離間罪孝孺有指斥語 上曰
吾能夷人九族孝孺曰雖十族何畏乃斷其舌磔于
市以孝孺曾所善朋友爲一族誅之按誅齊泰黃子
澄練子寧及蘇州知府姚善侍郎郭任卓敬尚書銖
鉉陳迪暴昭等俱磔戮于市夷其族連坐處者數千
人獨孝孺所連及八百四十餘人侍中黃觀脩撰王
叔英御史曾鳳按察使王良皆自殺餘多棄官去下

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方文武勸進時獨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其父開
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耳 上大怒然以勲戚故
止削爵秩勒歸私第駙馬都尉梅殷往爲建文君帥
兵守淮盡心乃事及 上入正大位諸守將皆釋兵
入覲殷猶擁兵淮上 上令寧國公主以書招之曰
始罷兵入見 上慰之曰都尉勞苦兵間對曰勞而
無功徒自愧耳 上宥之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
遷其主于園陵建文中謚懿文爲孝康皇帝陞祀太
廟至是以禮官議改仍舊號遷其主歲時致祭如常

儀七月朔郊祀天地預告祭 太祖配享釋前師中
所擒都督陳暉楊文韓觀黃中等縱所領將士各還
其伍民兵悉放爲民僉都御史景清覘知建文君出
亡志奮興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清恒藏利劍衣
衽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有星色赤犯帝座甚急
明旦清果衣新緋衣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奮躍前
犯駕 上驚命左右執之得所藏利劍清知謀不遂
奮躍嫚罵 上大怒命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
前噴及御衣乃剥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而磔其
骨肉 上夜夢見被清伏劍逐逼晨過繫處所忽索

自斷清厥前二三步如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掘焚其先墓所連及甚衆延于鄰境云都御史陳瑛請更罪建文中用事諸臣 上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朕多宥而用之今汝所言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遂悉置不問九月封賞奉天靖難諸功臣封丘福淇國公歲食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食祿二千二百石張玉子輔新城侯後進封英國公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並歲食祿一千五百石陳圭奉寧侯孟善保定侯郭

亮城安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
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徐祥
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
應城伯趙彞忻城伯陳旭雲陽伯譚淵子譚忠新寧
伯後續封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侯王通武義伯王
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並
食祿一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房寬房勝劉才茹璫王
佐陳瑄俱封伯子孫襲指揮使等官餘將士各陞賞
有差始開內閣命解縉等七人居閣中典機密備顧
問癸未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留守

及行部官改北平府爲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群
臣議營建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
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
天壽山以將葬仁孝皇后也其後 上嘗巡幸北京
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 上出
塞親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皇太孫居守北京癸
巳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
年正月朔 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云

論曰我 成祖之興雖天命之有在亦人事所宜然
者建文君無大過然仁柔無斷事每牽於彌文 太

祖百戰以成一統之業群雄雖剪反側未安豈宜以
蕩蕩之德臨之哉非 成祖之聖神文武兼創守而
靖華夷則不有外變必有內釁已故迄今二百年海
內得相安於無事者則 太祖開創之功 成祖戡
定之畧並垂于不朽云至削奪宗藩一事非盡出建
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斷途聽人所爲迨釁孽旣成形
迫勢蹙則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耳國初有言殺運
尚當三十年未除豈其數當然邪乃 成祖謂陳瑛
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餘人多宥而用
之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盡忠于 太祖

欲盡忠于建文朕非惡盡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
文變亂成法耳觀成祖此言豈深有藏怒宿怨于
心哉使當時諸臣工有能將順救正其間則方孝孺
輩或不至受禍若是之慘也惜其不聞有一言之諫
而顧有獻諛譖如陳瑛輩者豈不可悲憐哉

三犁虜庭

己丑永樂七年 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
失俚偃疆漠北時入寇擾邊陲 上以淇國公丘福
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
眞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

將帥師北征福等陛辭 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
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
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
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飲勞詢之言本雅失
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虜實
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
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
信宜且駐師侯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
擊之庶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爲鄉導率衆
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

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
故示弱給我深入倘進不利奈何陛辭時聖諭諄切
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
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何虜衆大至圍之福
兵衆寡不敵爲虜騎所蹂躪遂敗遠聰率五百騎突虜
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俱爲虜所執死之全軍皆沒事
聞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征北
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拒
拂衆諭不俟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
諫不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

此若不殄此虜勢益猖獗爲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
來春朕決親征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
京諸省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
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戶部尙書夏原吉議北征糧
運 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
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
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
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又
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候軍回 上然
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庚寅八年二月以 皇長孫

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
之車駕遂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
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
明日營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
困 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
北夜南望北斗師次闊灤海其水週迴千餘里五月
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
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
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
精騎衝虜陣大呼奪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

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饑渴死者遂收兵還營師次
 擒胡山 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為鑪天山為
 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鏢六
 師用熾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
 令以所儲供御糧炒散給之下令軍士糧炒多者許
 借貸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 上在師中每日
 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
 飽還次開平宴勞將士 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
 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其味故寧已之七
 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月虜

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
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
心使各爲類則易制若併爲一則勢大難畜矣上
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殺
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
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
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乃封阿魯台爲和寧王瓦
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
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

爲前鋒三月 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
撒里怯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
送戰 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
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非遁去遂班
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
上遣使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
千石八月 車駕還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
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馬哈木欲候冬襲阿魯台
十二月 上勅邊將嚴爲備禦丙申十四年十月
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北京庚子十

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
爲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寧夏十一月上
以虜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
糧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
對曰邊糧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
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况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
勿煩六師上不憚令原吉往視開平邊餉亡何刑
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等同上益怒卽令衛士
馳召原吉還未至先藉其家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
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糧食爲重稍候經理有緒

卽行成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內
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譖賓中原吉
等愴邪誣罔 上信之戮方賓厥又欲殺原吉楊榮
力救獲免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
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隆
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總督兼車運驢運分
遣官各部領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後
運行稍後俱車運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
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
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三月阿

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乃出師次鷄鳴山虜
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
堡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
謀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于濶灤海之側
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孳畜班師還詔
諭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爲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
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
孳畜西奔 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
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
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

謀報阿魯台將復寇邊。上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以寧陽侯陳懋爲前鋒，出次宣府。九月朔，師至沙城。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爲瓦剌虜酋脫懽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大潰，無所屬。今聞大軍至，卽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兒等千戶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台在飲馬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鬼山，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歸。懋引之入見。上喜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

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誥
券厚賞賚之并賜其部屬金幣牛羊芻米等物甲辰
二十二年金忠屢請討阿魯台且願爲前鋒自効
上乃諭群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候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爲先鋒五月過應昌次
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詔諭楊榮金幼孜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
意茲寇乎榮幼孜上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 上
乃遣使往諭虜衆六月師進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
皆大漠無一虜騎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亦無所

遇且糧運不繼遂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十七日
庚寅師至榆木川上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
孟驥等諭諸將秘不發喪括軍中錫爲押以歛遣楊
榮先馳報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奉迎梓宮八
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
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
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
敝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
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

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 成祖北清
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
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馬哈木負篡逆
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我師得以摧瓦剌之強
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
師又得以奏濶灤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
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
中惟俺荅最強其爲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
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間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
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徃偵之豈

無得其要領者耶

主不親居國之間矣間道而語借首衣衣必之者也
 中斷斷谷是謂其命感思是屬然聞其與張陳水王
 且帝能以姪也韓之疑張者用長產也張拜請實首
 相入許以表斷斷之對大外夷火外殊中國之保藪
 又同魯台規于武陳而也夫土老又時之來附也夫
 一罪何魯台又對而附之姑來相許以對武陳之對
 知報想非盡其當相亦不可棄之關焉然本育慕羨
 亦莫又以其親而交其親其親與相不盡數高藪
 又操守之傳南越天莫離一問其罪迹家知斷其斷